庸庵文編

庸庵文編卷二

無錫薛福成叔耘

中興敘略上 戊辰

昔我

文宗顯皇帝初嗣服。廷臣黼黻右文。尟遑遠略。各行省大府迨郡縣吏。營於利弊。恪守文法。以就模式。不爽銖寸。泰極否生。兆於承平。時則羣盜洪秀全等反於粵西。恃桀騁狂。闚儗非常。疆臣致討。匝歲猋橫。

天子乃簡元輔為經略大臣。授鉞南征。當是時。頒內府金給饋餉。無慮千萬。徵集緣邊諸宿將。滿漢各營勁旅。

暨東三省鐵騎。隸戲下。兵衆饟饒。驕兇豎宜若反手。然而賊以死黨數千馳踞邊城。陸梁睢盱。忽伏忽突。瞯瑕蹈便。脅軍我軍。天不佑順。良將勁卒。損折過半。賊始收吾軍實。竄圍我桂林。迫我長沙。殘我武昌。徇我九江。鼓脅徒衆。舳艫蔽江東下。未浹月而金陵又告陷矣。自賊起孫寇。還王師。一歲間猋馳行省六。躪名城數百。戕賊顯官。衆暴至數十百萬。民以大困。夫豈賊始謀及是哉。毋亦當事二三大臣。爲謀不臧。釀激退避以至是也。賊既覆金陵。據爲僞都。侵下旁郡邑。別遣賊數萬渡淮。北瞰中原。狃畿甸。一軍泝江西上。復收安慶九江。再擾湖南

北由是海宇幾無完土適會今侯相曾公以侍郎居憂在里奉
詔褒義旅討賊連戰皆大捷收奪荆山以南失土乘勝席卷而東與賊相持江滸
朝廷亦命科爾沁忠親王討賊之北犯者圖而殲諸山東境賊燄少熄然當此之時賊猶控據長江橫溢四出覆城殺將無虛日環寇之師且十萬遞勝遞負無寸尺功相拒守閱八年之久日以媮翫賊因詭道擣我杭郡俾我精銳南趨乘間襲吾戎壘師熸帥殉列城崩潰乘勢勝略盡收吳浙膏腴地子黎孤城喁喁北望於是曾

公始受東征之
命。當是時。自皖江以西屬之潛霍。北跨淮泗。東並江入海。南踰浙水及括蒼。皆粵賊。劍閣以南訖於滇黔。土寇錯起如蝟。苗回諸賊。嘯踞蠻洞。中原西自陝洛。南帶淮泗。北距河。東苞汶濟。傅於海。撚寇跳踉其中。與粵賊相表裏。而西洋島族。乘釁騁變。更相與合從內嚮。震我京師。
天子北幸於灤之陽。全局岌岌。天下震駴。然而曾公以部卒萬人。渡江馳入祁門。塹濠扼險。且守且戰。羣孽望風授馘。喪膽宵遁。遂收我皖南地。進拔安慶而建節焉。

文宗顯皇帝册。

今天子即位。旋蹕京師。兩宮

皇太后垂簾訓政。勤勤求治。靡有倦意。內誅僭竪。外懲戎帥之不職及跋扈者。乃益倚任曾公。授之相位。東南軍事。咸命節制。當是時。朝廷大事。及天下有大黜陟。必以諮曾公。曾公竭誠靡隱。算無遺策。爰薦李公帥吳。左公帥浙。分兵餽餉。授以節度。與介弟中丞公躬統雄師。長驅東邁。連拔沿江堅城名關數十。旬月間收地千餘里。徑造金陵城下。賊震栗失措。連踧吳浙之賊。大舉犇援。死咋不能齧吾壘。李公左公則以其間恢吳浙地。賊

既喪吳浙勢益孤食益乏曾公復自上游分遣水陸之師數道並進遂合金陵之圍苦攻不解卒摧崇墉梟元惡分軍四出蕩滅遺燼自是南服無事矣乃悉移其甲兵財賦以北逐撚寇盡殪其魁中原綏謐西洋之人亦且讋慄弭伏不敢敗和議俾我得以專力西征則苗回之平可企足待也夫以一二桀猾之徒煽邪誘衆以干天常傾天下全力未能勝挫衄甚矣及夫狂氛益張外訌內憂相挺而作顧乃撫創殘之地召未訓之士鼓行前進掃除數百萬猰㺄之豺虎而滅其景跡數年之間區宇奠定如故獨非人事邪傳曰得人者昌豈不信哉

因敘其大略如此

中興敘略下 戊辰

粤孽釁毒延寰區，敎卒武師，折北不救，守畺大吏，往往連城百數，閧變周章，卒以跳奔致寇，或乃與時進退，張虛級以詐取功賞，即有一二才傑之臣，躬與其間，大都挫抑壅閼，百無一施，甚者相牽率以抵於敗，幸而不敗，則亦困而後濟，僅以搘持一二，坐視寇之燎原而莫之遏以救吾民也，若是者何哉，承平既久，人即晏安，賢才日以衰息，當事者既莫之能倡，才稍稍出，而又莫之能用故也，若夫鼓召儁雄，參伍智能，以光輔中興之業，則惟今相國曾公實倡於始，賓摯其成，公之初起兵不

滿萬。進與賊還丰采隱然動天下。而尤以知人名。當是時。朝廷用人。及天下所屬望。皆以曾公一言為重。凡天下驚異閎駿非常之才。雲合而景附。其所舉至建牙開府者。踵相接以起。若其訓兵積粟雄峙上游扶贊賢傑。布之海內。身處一州之任。而繫天下之重。則有中丞胡文忠公。迨夫胡公既沒。東事方殷。是時循江長驅收地千里。批亢抵巇。進薄偽都。鏖百萬之寇而無撓志。竟以滅賊而幹全局。則有威毅伯中丞曾公。又若運謀設奇。幽契鬼神。驅駕豪彥。盡其力能。用能累殿方州。迭戡凶渠。以蕆曾公之緒。則有肅毅伯揆相李公。彼三公者。皆

以不世出之姿而曾公致之大用始終相倚如左右手功最高用才亦最廣若夫分當一面犄角兇儔戰攻並膺水師陸號或籌略冠時或英鷙過倫芟夷廓清之功亦前代所罕覯則有若恪靖伯尚書左公尚書總督陝甘楊公兵部侍郎彭公將軍多隆阿忠勇公一等子提督鮑公至如忠誠奮發累建奇勛部曲精良異材輩出不幸齎志以沒而灝氣偉節亦常與三光同明則有若江忠烈公塔齊布忠武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王壯武公此數公者後先受曾公之知或超自帷幕或拔自行陣或以講學之儒一旦敦起勵之軍旅或自

下僚推轂以進未一二年而名位幾相並用是戮力一心更進迭起以爽巨囏康海內其他建立稍微而皆已大顯於時及才宜大顯而先沒者又未易以一二數也夫古今盛衰之進以才爲升降久矣今夫前聖良法垂之數百年無弊舉而行之者不得其才則亦爲病民之政發謀決策戡定亂略任之非才則往往致敗是故事須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羣才以集事則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則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絫而上之能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以平天下夫天下曷嘗一日無才哉上莫之倡則雖中材以上

往往不能自奮比擴項𥟝鹹而人莫之知幾且不能以自信或遂漸於習俗以自喪其才於是乎才傲而天下與之俱傲往者楚軍之克安慶也在今天子嗣服之初八月之朔是日也五星聚張翼之間占者以爲楚地有賢才佐致治平之兆迄今數中興文武之佐其什七八皆楚才也夫豈天之生才於楚獨厚哉以有倡之者也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而況名世之興乎

練兵 乙巳

練兵視將。練將視敵。駕駟馬馳峻坂。控馭之無術。鮮不蹶者。雖有湛盧之劍。良工磨而淬之。然後可用。而鈍不頓。治兵猶御之御輿也。工之礪劍也。募萬人之軍而樹之將。供之財糗芻稾器仗無不具。期年而用之。或竄以敗。或整而弱。或以雄視天下。則將之才否固殊焉。故曰練兵視將。夫殺敵者兵也。導其兵使殺敵者將也。今夫敵有堅有脆。有鈍有銳。有椎有黠。其用武之地則有山有陸。有江有海。有溪港有阨塞。其技則有艦有步有騎。有火攻有矛矢。其事則有近剿有遠禦有野而鬬。有城

而守有隧而攻若此者術博事繁因時異施雖上智不能畢其巧爲將者非目擊而身嘗固不能洞其機牙而悉其情勢將不閱敵之情勢而使導其兵以殺敵之事譬猶閉戶索圖而指畫山川之形勢雖或倘得崖略然究其弊不疏則舛是故敵不勁者將不練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有安史之難而後郭李興焉宋有女眞之難而後韓岳興焉明有倭寇之難而後俞戚興焉近世洪楊搆亂毒被寰區其始將才乏絕有扶而樹之者則江塔羅李楊彭多鮑接跡興焉夫此數賢者豈專恃驁異倜儻卓絕之才哉蓋其身歷艱危屢困益奮焦神極能

磨以歲月始各精其制敵之術耳其敵益彊其績益茂故曰練將視敵今天下營兵之不振其有由矣承平日久或沒齒不更戰事為之將者亦且酣嬉卒歲拘文畏嫌趨便養尊蒐校不勤甚者浚財自豐營徇私圖於是乎有衰癃綴名之卒有傭僕詭寄之籍有侵滅虛懸之饟其兵仰食縣官視為當然骫滑苟媮飲博無藉愿者執業營生曠怠厥事臨操屬集紛應期會時則巧演虛藝以炫耳目一遇徵調膽喪氣沮行則需車役則需夫繁索供張官民交病洎乎臨敵名能折衝致果者什不二三覯也積習相沿歷久益敝其始也因不戰而無才

無才而兵以不競其末也雖有賢才亦束於勢而牽於習雖欲振厲之無由譬之水源清而流漸濁流遠不可復澂也譬之廣廈楹棟橈腐而垣頹隊非撤而新之不可復支也故嘗試論之近日天下有三耗而養兵居其太半三耗不去則民不紓國不富何謂三耗曰河工也漕運也養兵也數十年來耗天下正賦幾盡而巨寇隨之以起今河漕之弊幸以河徙而大減也天也往者粵寇之殪也撚黨之殲也不用一兵之力而練勇之績百倍綠營然而可以救時未能經久於是練勇以漸而撤而綠營之制裁者蓋寡世之議者知綠營兵之不足倚也

於是有倡練兵之謀者，其議以爲綠營勢難驟振，而畿輔根本重地，不可無備，宜就諸營選材武者，優其廩餼，旬試月校，練爲數軍，遠法古人選鋒之意，近仿明代十團營之制，宜若可以建威銷萌，靖內寇而禦外侮矣。然而五六年間，累作累輟，迄無成議，無他，病在拘守綠營之舊制也。綠營舊制，厥有數弊，曰令太繁，權太分，情太隔，且入練出征，一再相備代，則所練非所用，所用非所練，練之特文具耳，糜餉耳，一旦有變，何備之足恃。然則今之練兵宜如何，曰當無事而言練兵，斯其驟能克敵，不可必也，當極敝而言練兵，雖欲稍襲舊制，不可爲也。

爲今之計惟有用練勇之制行練兵之政滅舊兵之籍益新練之兵蓋綜其術有五杜四裕三戒而終之以四效是故慮其習於浮惰也則招選欲愼演閱欲勤約束欲簡以嚴此以杜浮惰之弊慮其病於牽掣也則一軍之權付統將一營之權付營將俾責專而各事事此以杜牽掣之弊慮其工於冒襲也則愼覈其餉而嚴課其技重立禁約責成哨隊長違者併黜此以杜冒襲之弊客兵遠戍服食語言弗諳也惟其民亦外視而相疾兵因民之見疾斯不免鰏之以勢而客主益相齟齬今募北方土著之民練以南方久征之將夫募北人則習其

風土。而與民無迕。用南將。則歷更戰陣。而教練有法。雖其兵將不相習。然畀以威柄。加意拊循。久必有效矣。此以杜兵民不和之弊。養兵萬人。分之則勢隔而情渙。聚則不可以久。今宜以省垣為軍府。凡用人布令選閱之期。咸於是集。無事則分路設防。不時調使巡哨。以習其勞。分期踐更。以均其役。斷令脈絡貫通。可分可合。則緩急足倚。此以杜勢隔情渙之弊。五弊既杜。則又有宜裕之者四。練兵雖以萬人為率。然不必一朝募也。得營將數人。始定營數。得統將數人。始定營數。要以得人而止。且使將之才。有餘於兵之外。勿使兵之數。有餘於將之

外此任將而裕其力方今州縣所舉有才之科意必有廉明習事忠樸耐勞者似可量宜採擇以備營哨官之用異等者不次擢之俾地無棄材且以開北方之風氣此求人而裕其材緑營雖倣勢難驟撤也今就營兵略選精者以入練入練者裁舊營之額其未入練之兵老死者空勿補獲戾者黜勿補營兵漸減則移其饟以供練軍此補苴而裕其饟馳逐之長莫如馬隊遠攻之長莫如火器欲占時地之便利則馬隊與火器不可不加意選練以待不時之用此制寇而裕其具夫是之謂四裕上之所不可不戒者三戒部例之紛而挽軍政也戒

用人之拘而多宦習也戒經費之細而乏恆款也其練之而成也則有四效新軍旣練營兵可減稍以此制推之他省則窳壞之習以漸而變一效也馬賊梟匪土寇之起即時調遣鋤其穴根二效也洋人要求無已實陰伺我彊弱以為進退幾輔有練軍則隱若長城洋人不敢肆為桀誖三效也昔之恆屈於洋人者非以無備故邪國誠無備則凡事容忍浸至骩法傷政損威墮防後雖悔無及矣今以練兵鎮中外之人心則當事者亦增氣自壯而可以理折無厭之請四效也凡此五杜四裕三戒審之勿失乃收四效而練兵之能事畢矣若夫樹

功之博隘。臨事之變化。非可以豫言也。其權在將。將亦不能自主也。其機在敵。

曾文正公總督直隸時。余隨襄幕事。會有練軍之議。因作此篇。歲乙亥。余上治平六策。復申是說。部議頗韙之。下各行省酌辦。近十年來。各省加餉練兵者已居三之二。然課其實效。仍不如淮楚諸軍之得力。即篇中所謂雖有賢才。亦束於勢而牽於習。雖欲振勵之無由也。而所籌加之公費。亦或少儉焉。當事者可以洞其微矣。自識

治河 癸酉

自古治河無善法。河之經流久而不能不變者，勢也。自禹疏九河，河自碣石入海，迄王莽時逾二千歲，河之變遷不一次，而大勢以北流爲歸。自東漢王景導河由千乘入海，歷唐至宋九百餘年，河之變遷不一次，而大勢以東流爲歸。自宋仁宗時橫壠、商胡頻年大決，東流、北流迭爲開閉，朝議紛紜，訖北宋之世，東北分流，靡有定局。自金明昌之世，河始分入於淮。有明中葉，北流斷絕，而全河遂奪淮流，於是向之東北流者，故而南流矣。咸豐乙卯，河決銅瓦廂，全河去淮，由大清河入海，於是向

之南流者復故而東流綜計四千餘年之中河流之大變惟此數者爲最甚今值大變未久當事者不能不謀所以善其後於是有議復淮河故道者是欲挽之南流也有議就大清河築隄者是欲保其東流也更有恐其北入畿甸挾滹沱河爲患者是逆慮其北流也事體既宏興舉不易且中外之論不合而南北之見復歧夫事之不易決也審矣蓋嘗攷之中國之水惟河最濁沙淤既久下流必先壅滯河乃決其上流卑下之所故黃河無千年不變之道宋歐陽修謂河水已棄之高地決不可復其理然也今自淮河之雲梯關以東康熙之世諸

鉅公所迭議疏濬而未能如志者。況其後受病益深。河道且淤爲平陸。夷爲田廬。今誠挽河使南而河之故道。積沙久淤。且高於平地一二丈。必不能容受全河也。則其勢必將復決。決而北。則山東河南先被其災。是徒費財力而啓泛濫之禍也。決而南。則淮揚通海。先罹其禍。且駸駸乎有入江之勢。是混江淮河三瀆爲一也。豈非宇宙一大變哉。且不覩南河未徙之時乎。曩者以全盛之際。專力河工。耗竭天下財賦奚啻三之一。猶且聖主宵旰於上。勞臣奔走於下。僅得一日以安。未幾而險工又見告矣。今幸全河北徙。經費裁減什八九。顧猶

必欲復之何邪噫是必廳汛官弁之素酣豢於斯者也否則貧員游客之素仰給於斯者也否則狃於習見而不能統觀全局者也議者又曰今故道之不能容河固已則請以北隄爲南隄而復築隄于其北可省隄工之半費是又不然盍河隄之北皆平地也今欲行河於平地之上是猶築垣而居水也亦已危矣然則謂河之南流有害而河之奪濟遂無害乎曰否自河由張秋穿運而東挾汶入海而汶水不能濟運則有阻運之患大清河河身狹隘全河貫注其中遊盪靡定頻年大溜衝齧隄埝決溢田疇山東之民告昏墊矣則有病民之患河

之患先中於山東沿河州縣及直隸之開州長垣東明而其他如曹州之多水套沮河侯家林石莊戶之累告決溢沙河趙王河之淤爲平地皆河流遊盪所致失今不治誠不知其何所底止矣夫議復淮河之害既如彼河奪濟流之害又如此兩害不能兼去也於是徇北人之見者則欲驅河使南徇南人之見者則欲留河在北是皆以鄰國爲壑也非公論也夫兩害相形取其輕者今山東侯家林諸工猶不如向者豫工豐工之鉅也歲修搶修之費猶不如向者南河廳汛之繁也若謂河流遷徙靡常十年之後恐有大決則今將挽之南流而大

決立見與其糜數千萬之鉅費而自致決裂之大變不如因氣運之自然猶可以無悔也爲今之計必不得已則用大清河築隄之說乎夫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約千數百里自銅瓦廂至雲梯關亦千數百里其地相等也規復故河需銀二三千萬大清河築隄亦需銀二三千萬其費又相等也以相等之地與費而改其已然者其勢逆因其自然者其勢順順逆之分明者必能辨之矣是故慮大清河之狹不能容河也則寬其隄以蓄之慮山東之有棄地耗正賦也則以淮河涸出之地抵之慮山東之物力不能獨舉也則以數省協助之而況以

濟之清刷河之濁．前人已有主其說者．而其地又與漢之東流故道爲近．儻治之有人．目前之患．或可少弭．若必求萬全之策．使無一地一民之被其害．則自古所未見也．所謂治河無善法也．

自河淮交會七八百年．始有銅瓦廂之決．今自清江浦以下．直至雲梯關．淮水故道．盡爲河沙所淤．遙望儼如陵阜．高於平地者數丈．而淮瀆之故道亦亡．淮水半自洪澤高寶等湖洩入運河．以達於江．半自運河洩入裏下河．分爲十數支．由鹽城興化一帶入海．今如挽河使南．其故道既不能受．勢必挾淮水由運

河南入於江。數百年後。江之下流。自金山焦山以下。亦當淤爲平地。江淮河濟四瀆盡亡。而中國必有洪水之患。雖神禹復生。不能治矣。所謂宇宙一大變也。今之議者。但見河之爲患於北。頗欲徙河使南。不知侯家林賈莊等處決口工程。用帑不過數十萬兩。較之向者豫工豐工之費。其減省奚啻一二十倍。而汛濫之害。初非甚於曩時也。且昔年南河東河歲修之費。開支七八百萬兩。盡以供大小人員之浮冒。自銅瓦廂決口以後。東河南河所支歲費。約不過百萬兩左右。孰得孰失。明者自能辨之。乙亥七月識

創開中國鐵路議 戊寅

竊惟政莫先於利用。功莫大於因時。上古生民之初。山無蹊隧。澤無舟梁。百里之內。有隔閡不相通者。聖人者出。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迄於今日。泰西諸國。研精器數。創爲火輪舟車。環地球九萬里。無阻不通。蓋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氣由分而合。天地之大勢固如此也。方舟車之未創也。人各止其域。安其俗。至老死不相往來。若居中古以後。棄舟車而不用。是猶謀食而屏耒耜。禦寒而毀衣裳也。必凍且餒矣。今泰西諸國。競富爭

强其興勃焉所恃者火輪舟車耳輪舟之制中國旣仿而用之有明效矣竊謂輪車之制不行則中國終不能富且强也攷輪車之創於西洋也康熙年間英國北境以馬車運煤始作木軌以約車輪道光十年造成鐵路始以火輪車載客載貨其法愈研愈精獲利不貲煤鐵價減四之三因得肆力製造擴充諸務遂以雄長歐洲既而推行於俄法德奧義諸大國即如美邦新造四十年前尚無鐵路今通計國中六通四達爲路至二十一萬里凡墾新城闢荒地無不設鐵路以導其先迨戶口多而貿易盛又必增鐵路以善其後開國僅百年目

長炎炎幾與英俄相伯仲。蓋聞美之舊金山乘輪車至紐約。爲程萬一千里。行期不過八日。是萬里而如數百里之期也。旅費不過洋銀百餘枚。是萬里而如千餘里之費也。是故中國而仿行鐵路。則遐者可邇。滯者可通。費者可省。散者可聚。請稍言其崖略。今天下大勢江淮以南多水路。江淮以北多陸路。南方諸省。其地非甚饒沃。其民殷阜。此無他。以其支河汊港。縱橫貫注。而百貨得以流通也。北方諸省。其地非甚磽瘠。其民貧苦。此無他。以其沙多水淤。道里修阻。而百貨不能流通也。邇者歲入財賦。洋税千數百萬兩。釐金千數百萬兩。大約在

南方者什九在北方者什一誠能於西北諸省多造鐵路俾如江南之河渠經緯相錯則貧者可變爲富卽東南諸省得鐵路以通水道所不達則富者可以益富釐稅之旺必且數倍𡿨時此便於商務者一也自有輪船以來江浙漕糧改行海運而國與民兩便然議者猶欲規復河運以防海道之不測與其挪費以復河運不如招商股以開鐵路鐵路旣成譬如人之一身血脈貫通則百病盡去且昔日西征之師轉運費逾千萬今年晉豫薦饑山西米價騰踊每石需銀至四十餘兩設令有鐵路可運由津至晉千餘里核計西人運價每石不

過三兩左右合之天津米價亦不過六兩以外耳今以轉運無路而價昂輒逾七倍是饑民之死於溝壑者亦至七倍之多也豈不哀哉設令輪車盛行則漕運也賑糧也軍餉也皆不勞而理不費而捷矣此便於轉運者又一也曩者海氛不靖動輒調兵遠省經年累月僅乃成行籌糧籌費拮据不遑比其稍集而彼又不知何往所以未及交綏情勢已爲之大絀何則彼萃而攻兵雖少而見有餘我分而守兵雖多而形不足彼有輪船以資遊發故一動而諸路受其警我無輪車以利徵調故悉銳而一路尙難固也昔普之攻法也其初靜以待動

示不用兵。遠聞法將伐普。始以電報召諸將。不十日而數十萬之師。驟入法境。遂使法人不及措手。此鐵路之爲用大也。誠令及時興造。一旦有事。雖雲貴甘肅之兵。半月可集。然則中國而有鐵路。即令每省養兵一萬。合十八行省計之。無異處處有十八萬之兵也。中國而無鐵路。即令每省養兵十萬。而汝港紛歧。防不勝防。仍猶尫者之不能起。跛者之不能行也。矧此制一行。中國雖裁防兵之太半。而聲勢聯絡。日見其强。他日即以裁兵之費。增營鐵路。復收鐵路之利。以供國用。一舉而三善備焉。此便於調兵者又一也。且今中國興舉之事不爲

不多然皆必得鐵路以濟其窮者何也凡遠水之區洋貨不易入而土貨不易出今輪船所不達之處可以輪車達之出入之貨愈多則輪船之懋遷益廣此與輪船相表裏者也煤鐵諸礦去水遠者以輪車運送斯成本輕而銷路暢銷路暢而礦務益興從此煤鐵大開經營鐵路之費亦益省此與礦務相表裏者也輪車之馳日千餘里其行倍於驛站最速之馬從此文書加捷而民間寄信章程用西法經理俾與鐵路公司相附麗其利甚溥並可稍裁驛站協濟鐵路之費此與郵政相表裏者也方今閩滬諸廠入款日絀出款日增無自然之利

而專待撥公帑未有能持久者也今宜令出洋學徒研究鐵路利病數年之後各廠竟可自造推行既廣則製者修者日至而不窮議定章程按給工價之外津貼廠費若干較之購自外洋既省運費又免緩急不時之虞各廠得此挹注亦可經久不廢此又與機器諸廠相表裏者也夫開鐵路之便如此其廣否則不便如彼其多是故西洋諸國視建鐵路與城郭宮室等近以區區之日本亦復銳意幹造然而中國獨瞠乎居後者何也則囿於見聞而異議有以阻之也議者皆曰鐵路若開恐引敵入室也恐奪小民生計也恐當路之衝冢墓必遭

遷徙。禾稼必被爇灼也。不知此皆揣摹影響而不審于事實者也。昔普之攻法也。陰遣死士先壞其國中鐵路。法人行師濡滯。終以是敗。若果足爲敵用。普人何不留爲入法之塗。而必壞之乎。然則鐵路者。所以徵兵禦敵。而不能爲敵用者也。是故當總路扼要之處。必駐營以守之。每段十里五里。設巡役以瞭之。所以防護之者至周且密。設有不測。則壞其一段。而全路皆廢。祇一舉手之勞耳。惡能爲敵用哉。且鐵路公司既設。於是有修路之工。有駕駛之人。有巡瞭之丁。有路旁短送之馬車。有上下貨物伺候旅客之夫役。計其月賦工糈。八口之家。

足以自贍。緣路則可增設旅店。其饒于財者。可以廣買股分坐權子母。是皆擴民生計者也。乃謂爲奪民生計。謬矣。若夫遷冢墓蕪禾稼之說。殆指洋人言之。然惟中國不爲。故洋人借良法之不行。欲代中國倡行之。中國先自舉動。則萬國公法。固無干人自主之權者。且中國政務以順民心爲本。其冢墓當道者。稍迂迴以避之。鐵路寬者不過盈丈。狹者數尺。兩旁稍營餘地。豈有蕪灼之患。二者皆拘墟之臆說。其無足慮甚明。由是言之。此事不爲。則永無創闢之機。何也。成見終難遽融也。爲之則必有振興之日。何也。習俗可以漸化也。往歲吳淞口

之開路也南方士大夫見慣不驚漸有稱其便利者是風氣亦在倡之而已夫濫觴之水可爲江河勾萌之達可被山阿西洋諸國五十年前亦猶今日之中國爲今之計宜有以稍倡其端以新中國人之耳目則數十百年後不患不如今日之西洋也且西洋鐵路雖長其始或數十里或數百里皆由積累以成通衢今宜擇繁盛密邇之區試辦一二俾民觀聽日洽鼓舞於不自知夫擲數百萬之帑項以開千古非常之功此庸人所驚而聖人所必爲也民俗既變然後招商承辦官爲掌其政令定其稅額恤其隱情而輔其不逮可以漸推漸廣漸

續漸遠。自京師而西。可爲路以達太原。南可爲路以達汴梁。東南可爲路以達淸江浦。由太原而西。可接而達於西安。於蘭州。於蜀滇黔。汴梁而南。可接而達於漢口。於長沙。於桂林。淸江浦而南可接而達於蘇皖。於江西。於浙閩廣。由是再極於四周。錯綜交互。無遠弗屆。如是而不聯遐僻於呼吸。變貧弱爲富强者。未之有也。而要其發軔之端。必自近地始。然斯事至繁且賾。其始行之有變通之法。有杜漸之宜。有推廣之功。一不愼則弊端立見。茲謹議其大指而略具條目如左。

一平地開路百里。合計買地塡路。及一切工程物料。置

備火車機器之費約需銀四十萬兩近聞開平礦務議開鐵路而居民慮其不便蓋以鐵路綿亙不斷其兩旁雖築路拱以留原有之直路然民車農車與夫牛驢耕具勢不得越路而往來則橫路不可不開也當此造端之始必以便民為本他日擴充營建乃不至有所阻撓將欲便民莫若用旱橋之一法俾鐵路出橋上而行人車馬皆出橋下其布置之疏密宜相度形勢或十餘里或數里而建一橋因其故道勿令隔絕則民無怨言雖因此多費數萬金固勢所不能已也開平礦政既有功效則磁州荊門大冶諸礦亦可仿行矣

一自大沽至天津。水路紆曲。逾二百里。若由陸路開徑道。不過百里。似宜籌經費。集商股。修一鐵路。與水道相輔並行。俾民間見日多。數年之後。運載漸旺。他處必有聞風而起者。未始非爲山覆蕢之一助也。

一中國士大夫不知鐵路爲何物。驟聞是說。不免疑駭。及目見之。則此事本甚平常。無足驚異。從前吳淞口鐵路若留至今日。則知其利者必漸多。今旣先創造天津大沽一路。則自吳淞至上海。自臨清至張秋。自淸江浦至桃源之仲興集。自周家口至汴梁。自常山至玉山。自袁州之蘆溪至萍鄉。自江山越仙霞嶺至浦城。自南安

越大庾嶺至南雄。皆可漸次經營。以便商旅。以利轉運。以裕稅課。統計成本。約皆在百萬兩內外。無論或招商股。或籌官款。皆易集事。商民既見慣不驚。或可漸推漸廣。以收日積月累之功

一外洋鐵路有雙單行之別。雙行者可以一往一來。單行者或今日往而明日來。或半日往而半日來。雙行之路。占地寬不過一丈二尺。單行之路。占地七尺。此路雖在官道之中。既須填築加高。與官道判若兩塗。自於官道中車馬行人。無擁擠磕碰之患。其十字午貫之路。除建旱橋一法外。又有於兩旁設立柵門。瞭望火車將至。

則閉栅以止行人俟火車既過然後啓栅其法不如旱
橋之盡善而用費亦可稍簡至造路之費地價亦其大
宗如有田廬侵礙官道者當不惜重價以償貧民萬一
墳墓田廬不願遷徙自當設法繞避勿稍勉强必使官
吏盡知此意則紳民自無阻撓矣

一買地築路議不得損民墳墓侵民田廬以順民心然
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彼傍路之人疑奪其生計必出死
力以相撓近聞閩省創辦電線恆被鄉民毀壞然彼不
過耗費工程而已若鐵路受損動關數十百人之性命
其勢尤危今立法在何處開路宜就地先招股分不得

則以商股充之其闢路人工路旁巡役與夫搬卸貨物伺應旅客均先招用近地之人不足則另募以補之以爲拓民生計之助譬夫土著之人耳目易周呼應易靈且一人業此足化十人十人足化百人推而至於無窮則不費財而民心可大附此要結於無形之術也

一洋人於中國鐵路望之甚殷或慮內地貿易繁盛彼又將請添口岸不知西洋諸國本無內地開口岸之例即日本鐵路漸興不聞洋人之有他求若因此而輟要務是猶慮人借貸而不自理其田產也其究也必將借貸於人而不可得且今經營內地鐵路洋貨得我之轉

輪。而銷路益暢。我得洋貨之附益。而轉運益多。固屬一舉兩利。洋人有執照遊歷內地者。亦聽其附我輪車。總之守定約章。無瑕可蹈。彼斷不能爲意外之請也。

一鐵路創辦之始。似不能不購之外洋。又不能不僱用一二洋人。然宜亟令閩滬諸廠。招募華匠。刻意研求。有知此中竅要。及能駕駛火車者。給厚糈以鼓舞之。庶數年之後。可以自造自修。不至授柄於人。亦不至一旦有事。猝然停廢。公司股分。宜仿輪船招商局之例。不得轉賣洋人。非惟豫防流弊也。保中國自主之權。當如此也。

一火車大行之後。各州縣驛站。漸次酌裁。其費可供鐵

路之用。惟州縣辦公。頗有仰給驛站者。宜查明有驛州縣。向得餘費若干。由鐵路公司如數津貼。以爲辦公之用。如是則官與商浹洽。公事不至掣肘矣。

一外洋有鐵路新式。其窄不過一尺內外。地勢不必修平。下栽木樁爲梁。上。置浮梁。梁上鋪鐵爲轍。轍與輪相轄。兩旁復有平輪。夾木梁而行。以防傾側。用以運兵載糧。費省工速。其木架隨時可搭。不用可拆。如涉水之有浮橋。所以濟急一時也。近者普法之戰。俄土之戰。均用此路以運軍儲。蓋倉卒之秋。修治鐵路。非惟費多。亦且不暇。不若用窄路之爲便。他日有不虞之事。仿而行之。

亦事半功倍之道也。

與法蘭西立約通商保護越南議 壬午

竊觀法使寶海所議中國與法國應辦越南事宜三條。大旨不外分界通商與保護越南。果能互崇信義秉公立約。則法人有悔禍之意。越南有可存之機。從此釁端漸弭。邊疆漸固。而中國之經理外務。漸能制勝於無形。即異日朝鮮琉球諸藩國。亦當隱蒙其益。此中國盛衰強弱之機括所由分也。然嘗攷之以敵情。徵之以近事。復將寶使前後文函。反覆玩味。竊慮法人未必遽就範圍。倘將故作波折也。洋人之得步進步。即欲行此三條。而節目尚多可議也。約事之多歧。人言之可畏。稍不詳

審或致貽悔於將來也夫事不籌之於豫則設慮不周思不集之於眾則獲益不廣禍成困斯事關繫全局謹審其剛柔緩急進退迎距之機宜議其大略如左

一和戰二事宜虛實相濟也邇年以來外侮環逼議者或偏於主戰或偏於主和不知二者皆非也夫壹意欲戰則將使彼不能轉圜兵連禍結致成不了之局且中國武備未精未可為孤注之一擲也壹意欲和則彼窺見我之情實益肆要求無所底止一國得志而諸國效尤矣中國將奚以自立邪是故為今之計莫如以和為體以作可戰之勢為用昔者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

戰艦。進泊黑海。仍隱勸土人與俄講解。故俄人有所顧忌而其約易成。庚午天津之案。誤在未調重兵不免於倉猝之間。爲法人所挾制。甲戌臺灣之役。雖有重兵又誤在議和太速。近者東北邊調重防俄。而伊犂改約未受大損。朝鮮告變。雄師電邁。而倭人氣沮。受盟而退。此皆其明驗也。且所謂作可戰之勢者。即使事機所值。偶出於戰。亦必時時執願和之說。如是則敵不能歸曲於我。而轉圜亦易。夫法人之破東京也。瞰其無備。突啟波瀾。無理極矣。乃轉歸咎於河內總督之藐視自稱並無侵佔土地之意。時以交還東京補立和約爲言。戰國時

蘇代之論秦王曰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夫殘破人之國都而猶厚貌甘言自云並無惡意可謂言如循環矣恃強陵弱不崇朝而取東京可謂用兵如刺蜚矣中國亦宜稍襲其意惟知雖戰而無礙於和則其究亦并不至乎戰此和戰二事虛實相濟之妙訣也

一法國上下之謀議不可不審明也法在歐洲習於戰鬭素稱強國自改爲民政而其國人始有息肩之意且畏德人戰勝之威制其肘腋償以鉅費法之君臣痛心疾首未嘗不思蓄鋭觀變以全力求逞於德也今暹越南之貧且弱欲稍稍蠶食其地如英之據印度俄之滅

波蘭。然法之所畏莫如德。德與法同壤。而國勢日强。不啻卧虎伺榻。俄與諸國。又法之世仇。而德之與國也。英人每以滇境通商。忌法人之占先著。法人豈不知之。法之牽制既多。籌料彼國經營越南。儘用財力兵力十分之一。計猶為之。若必老師糜餉而多後患。則彼必長慮却顧有所不為矣。何則。彼非畏中國也。畏歐洲諸國之議其後也。今法聞中國發兵之信。攘臂而起者。固非無人。然究其歸宿。必係願和者多。願戰者少。觀其外部接寶使電信。即飭西貢巡撫勿得生事。其情可見。竊嘗以管見度之。其言戰言和。紛紜無定者。法之上下議院也。

經畫邊務。兼顧大局。適可而止者。法之朝廷也。不惜啟釁。欲以拓土為功者。法之西貢巡撫也。至其使臣寶海。奉厥朝廷之意。原以排難解紛為職。然彼亦量中國之情勢以為進退。苟騁其口舌。先得便利。未嘗不見可而進。蓋著其為使之功。審此數端。而越南之事乃可措手矣。即與寶使議辦越事。尤不可不善為駕馭矣。

一滇粵各軍不能驟撤也。自法人侵擾越南。中國分道出師以示聲援。未嘗明言拒法。而越南君臣以壯其氣。不致驟立受虧之約。劉永福等以堅其守。不肯遽為退避之謀。即法人亦以兵少勢孤。有所顧忌。此誠綏邊字

小之要著也迨兩國之軍日益相逼恐肇釁端姑因寶使之言酌許退軍以便兩國派員會議乘風轉帆之妙誠莫亟於此乃寶使照會稱中國已飭官兵退紮足令法國派出驅逐黃黑旗黨巡軍無有阻難是我退而彼反求進情殊叵測且與前言不符誠有如總理衙門所慮者即使寶使並無此心或因譯漢文義稍有訛舛然中國救越之得勁也以出師則其鬆勁也必以退師若竟如寶使照會所稱退回本境法人見中國退兵之速也彼之議院必因此窺我之怯餒而謀濟師彼之西貢巡撫必益以覷越之虛弱而謀佔踞勢必進攻劉永福

等以規北圻諸省不必實使先有此情也倘法人乘機思逞即實使亦力不能禁也彼時執前議以責實使彼將置之不理若我兵因法人爽約既退復進恐必激成釁端轉非弭事之道禍成愚以為此時粵軍分布富良江以北與法軍尙隔一江不必撤退或令其最近東京之二路酌量移營滇軍前敵在興化以東者宜密飭酌度形勢退舍數十里已足表和好之誼若實使以未退固本境藉口宜答以兩國相交未聞有施無報中國既退紮以示先施法軍亦宜退出東京以昭睦誼如此乃足間執其口而折其無厭之求即至會議之時兵備尤

不可稍擲庶聲威振而和局可成矣

一立約分界保護最宜詳審也越南全境近三十省順化都城在富春省富春以北以廣治省廣平道為左圻其河靜乂安清平清化南定興安河內海陽北甯廣安諒山太原高平山西興化宣光十六省為北圻富春以南以廣南省廣義道為右圻而南圻九省中有嘉定邊和定祥永隆安江河僊六省已為法人所踞設西貢巡撫治之惟廣和富安平順三省尚屬越南是南圻所存不過三分之一惟北圻境壤緜廣而十餘年來中國疊次出師為越南勦平劇寇如吳亞終黃崇英李揚才陸

之平等悉就擒滅富良江以北之山西太原諒山高平北甯宣光海陽等省皆中國所截定之地且其土產較瘠非法人所垂涎其素稱膏腴爲彼所注意者盡在越都左右圻及南圻所餘之地又以經營富良江商路則北圻迤南之地亦難盡讓歸我此法人之隱情也竇使照會稱法國願設法自海口以達滇境通一河路以裨商務又稱兩國在紅江中間之地劃定界限北歸中國巡查保護南歸法國巡查保護并互相立約將越南之北圻現有全境永遠保全夫僅曰保全北圻則北圻以外如順化都城即非所保矣萬一此約既定彼即進取

越都我將不能過問且紅江即富良江也富良江以北之地不及北圻之半是中國所巡護僅有越地五分之一未照平允況彼既認保勝爲中國所開之口岸保勝在富良江以南則其中又多轇轕似宜如總理衙門所議北圻歸中國保護南圻歸法國保護以與之磋磨雖明知彼必不允然進求乎上僅得其次將來或能辦到富良江以北北圻之地歸中國巡查保護越南現有南圻全境歸法國巡查保護富良江以南北圻之地與其都城左右圻之地仍令越南自爲經理由兩國遣使常駐越都設法保護其富良江上下游俾越南認爲法人

通商之路．如中國長江通商之例．至其設官分治．設關收稅．均由越南自主．如此則措注允協．可無南顧之憂矣．

一法人如不認越南爲中國屬邦．我亦宜勿認法越之舊約也．法越兩國甲戌年所立和約．聲明越南操自主之權．並不服屬他國．是法人早伏狡謀．欲使中國不得與聞其事．而越人自墮其術中矣．又稱越南之平定海陽兩省．溯上洱河．可達滇境．是其蓄意開通商路．已非一日．然越南之朝貢中國．乃中外所共知．彼旣不認爲我之屬邦．我亦宜勿認其前約．況雲南爲中國之地．則

通商允不允之權在我。苟能握其要領。善爲操縱。彼自須就我範圍也。

一法人宜以東京交還越南。以符原議也。法人之初下東京也。曾行文越南。謂河內總督不以禮相待。致有攻戰。然實非利其土也。請越南王派員赴河內妥議。以便交還城池。又稱欲補立條約。卽許退出東京。並將所取庫銀及海防關稅銀三十七箱。交還越南。仍許越官依舊收稅。寶使亦迭次切實言明。彼國並無佔併東京北圻土地之意。是法人之踞河內。初意本在要盟。今保勝通商。既如所請。則交還城池與帑項。亦必議定日期。東

京既須交還則彼設局巡查北圻之說似宜駁罷何則既稱巡查則必駐兵駐兵則越南不能自立富良江以南之地恐終難保全也

一滇境通商爲英人所忌宜令法人知之也英人於煙臺條約早有通商雲南之議祇以緬甸陸路多阻迄今無成乃法人捷足先登開通江路則緬甸通滇之路更難英人有慮其事者見於本年七月新聞紙謂嗣後法與緬鄰倘英緬失歡則法人必濟緬以軍火緬與法將立保護之約將來法必全滅越南而以緬爲外府大非英人之利等語是英人慮之熟而忌之深矣春間越南

侍郎陳叔訥託招商局代稟有欲以重賂求救英德諸國之說厥後越南王咨兩廣總督求給還照往聘英德諸國不可謂謀之不臧中國固宜玉成其事隱示扶持雖英德未必遽能助越究竟有益無損且易動法人顧慮之心此亦辯論時隱讋法人之一助也

一處置劉永福須妥爲斟酌也永福本黑旗黨之渠魁始爲流寇繼受越南提督之職扼守山西保勝一路榷商稅以供軍餉故法人必欲驅之以通保勝商路然永福素恃此爲餉源誓死不肯退讓又前嘗敗法師北圻之民與黃黑旗黨之嘯聚者頗恃之以爲固法之兵輪

累次駛向山西不戰而退似稍憚永福威名者實使初次照會謂中國應設法使商貨暢行如驅除盜賊撤去保勝境上關卡之類其後照會總理衙門則稱中國兵退紮足令法軍驅除黃黑旗黨無有阻難此皆指劉永福而言然使中國竟代法人驅勦永福非惟清議所不與且爲中外所竊笑固萬無此理若竟聽法人進攻永福則彼兵威既盛或因此盡併北圻中國將何以禦之今欲籌善處之方保勝既作爲中國許法人通商之口岸而永福嘗詣粵軍求救願爲前鋒似莫如由中國授以一官編其部衆爲一二營於富良江北擇地安插其

軍餉許由中國給發，日後即在保勝關稅開支，諒永福不敢不遵。法人既得通商之利，又聞永福為我用，斯足稍戢其狡謀矣。

一、通商章程宜詳議慎覈也。法人知中國地產之厚，考求商路殆閱十年。其著議謂開通紅江商路，則川黔西藏之貨可由水道直達東京，各商咸願捆載而來，數年後進出口貨物當增至數萬萬佛郎，故其經營不遺餘力。彼既蓄意日久，我自難於阻遏，且就大計論之，亦可不必終阻。何也？使法人謀開此路，而中國初未覺察，則法人獨享其利，而中國將受其害。今由兩國會議通商

原期兩國共分其利果能使滇蜀土貨暢銷邊民日臻富庶則中國之獲益尤厚倘將來保勝一關每歲進出口貨價各有一千萬兩是歲得洋稅百餘萬也惟此爲邊地通商之始與江海各口情形不同從前各口通商所議條約大半由逼迫而成中國受虧過鉅此次兩國本無交涉中國因越事慨允商務似不能援照江海各口章程必當明示限制仿今歲朝鮮與美國立約之意議一最公允之規條以昭友誼或酌增稅項或漸收政權如此則他口續立之約可援例議辦已立之約可隱爲挽回其有裨於全局豈淺鮮哉

一越南既歸兩國保護。則兩國所辦之事。均應一律也。分界通商之議既定。法廷必仍遣使駐越。與聞國政。名爲保護。彼時中國若意存省事。憚於遣使。則越南之事。中國仍不得與聞。將獨任法使以把持。啟其挾制侵佔之漸。是以越南委之於法也。西洋於半主之國。無不遣使駐紮。況約章既定。無復重要事件。他日兩使駐越。原不過遇事會議。照約辦理而已。然既欲保全越南。則循例之舉。實不可闕。或謂朝鮮越南同爲屬邦。朝鮮既不遣使。越南豈能獨異。不知朝鮮之不遣使。因其爲我屬邦。而與西洋諸國平行也。處體制之難壹也。越南之不

能不遣使因兩國既有保護之名則兩使必有會商之務也恐措施之不壹也隨機應付各有所宜難一概而論耳

一富良江以北各省宜駐兵巡防也中國所以力護越南者欲固我滇粵邊圉也而富良江以北各省又滇粵切近之藩籬也越南不靖則北圻不安北圻不安則滇粵亦不安今欲保全越南如能跨富良江南北而守之固屬甚善卽勢有不能則江北各省宜駐防軍也必矣蓋法人既有巡查越南之說則其軍必不能盡撤而我一旦撤師示以未遑遠略又將啟彼狡謀且邇來粵軍

頻歲出關。驅勦叛寇。卽遇班師入塞。亦常分布要害以顧邊防。其餉項仍不能稍減古人所謂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相等也。今分滇粤各軍分駐越境。計不過於額餉之外。多加運費。而緣邊有拱衛之師。屬國壯輔翼之勢。防軍以巡練而少懈弛。强敵覘舉動而憚聲威。其爲利也多矣。且法人以江北數省。乃中國所裁定故其意甘讓而不爭。萬一越南日就衰弱。終至爲法所滅則中國分此一隅。亦差免爲各國所輕視。此乃將來最後之一著。而今則未可明言也。惟各軍暴露已久。宜以休軍爲名入屯各省城中。越人方恃我爲捍蔽。必無異辭。

斯邊陲收坐鎮之功將士免久役之苦矣

以上各端或理論於事前或籌措於事後雖法人未必遽能盡允然福成以爲頗有把握者以法人所深願者在通商所不願者在開釁也今脅之以所不願餌之以所深願堅持前說不稍遷就則管見所擬似有八九可成夫寶使原議三條大旨固在撮合兩國之好然窺其意實尙無定衡我苟力與相持則所得或稍溢於三條之外我不力與相持則所得或尙歉於三條之內寶使之所設辭推諉者不曰本國議院不允卽曰西貢巡撫不允今中國亦宜如其法以相抵制其有關於兵事者

可託滇粵兩督以拒之。其有關於界務者。可託越南及劉永福等以拒之。其餘一切不可允之事。更可託中外清議以拒之。拒之有辭。而彼乃知所允之非易得矣。夫得失既巨。周折必多。果能貫以全神。始終不懈。俾斯事持平議結。則東西洋各國。知中國漸習外務。不敢肆其侵侮。從此力加整頓。益圖富强。中外交涉之事。庶有豸乎。

援越南議上　癸未

今越南之事急矣，法蘭西之燄張矣。越亡則法必進齕滇疆，侵我廠利，索我商埠。不與則以兵威相刦，與之則得步進步，靡所底止。雖智者將何以禦之？且法一二邪黨，蔑視中國，顯違輿論，謀併越南。逆知中國不能不爭，乃遣公使脫理古湜其狡悍，欲以危言脅我。既不爲動，復以巧言餂我，必欲使我不與聞越事而後已。萬一墮其術中，閉關守境，棄越不援，則彼益知中國可侮。他日必轉誣中國以隱助越人，來致詰問，然後借端進窺滇境之利。否則責令我兵助勦劉永福，以明其並不助越。

是何如昌言越為中國屬邦不能强中國以不問堅辭搏辯與之相持使彼終無辭以難我法廷知中國不為所撓則邪黨之言不售而其氣已奪彼上下議院必仍申前論排去邪黨休兵省費而與中國講解是越南尚可恃中國以存也且今日中國之援越非徑與法失和之謂也今之局勢與古稍異自泰西各邦分峙以來凡兩國相爭即有決裂之心決裂之術無明告人以決裂之說者必故和其辭斂其形以懈敵怒而蓄厚勢將來若請鄰國評斷既非釁自我開必謂我直彼曲即如法人之侵越也矣破東京復蕩南定其用兵之疾銳可謂

不留餘地。然其爲辭。不過曰欲令越南遵行舊約。欲輔越王整理國政。欲開通滇越商路。俾各國與中國皆獲其益。其言固甚甘也。法之於越。尙且如此。而況中國之於法乎。中國雖不委越於法。法然中外交告。不必有與法失和之辭。則彼國紳民。益不願啓釁以妨商務。以負不韙之名。以蹈侖近圖遠之失。而中國乃得徐爲布置。拯越南之急而無後患。何則。中國之援越。非好勤遠略也。非博字小之虛名也。非謂越南服事中國。永無侵叛也。中國之謀。在自固滇粵邊圉耳。在杜法人無厭之求。而與議定一範圍耳。在使東西洋各國不輕中國。庶朝鮮

諸邦得稍自立琉球諸案得以復理耳為今之計宜徧告友邦兼告法國以越屬中國數千百年援諸公法斷難置之不理廣選良將能臣謀士徧布滇粵三省俾滇粵增募勁旅分戍北圻而仍變其名曰防邊曰彈壓土寇曰助越南經理北圻夫其辭順則彼無所藉口也由滇粵募師則勢不張皇也用緣邊之人為士卒則瘴癘非所畏也宜布告中外官民謂法與中國和好有年雖近因越事稍有嫌疑然中國斷無與法失和之心法之商民在各口者尤宜加意保護格外優待以昭睦誼夫優待保護本在條約是不過款以虛言也法議院之主

議者惟商民而大事之定計在議院是厚結其商民之心即隱掣其政府之肘也宜介英俄請越於法啗英俄德諸國以紅江通商之利先導越南與諸國立約審濟劉永福以餉械俾得盡力抗法夫英俄勸法法雖不允然英俄怒法之頑所以益我之援也先許諸國紅江通商則法無所挾以歆動各國所以孤法之黨也扶助劉永福使捍越邊所以樹法之敵也數策並施相機利導倘能酌中定議或仍如寳海分界之說而稍加變通或以越南為兩屬之國由中法立約保護要使彼此形勢相均權利無失從此滇粵邊圉可固而法人可望其無

厭之求。朝鮮諸國可以自立。琉球諸案可以復理。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竊願廟堂之上。堅持定謀。始終不搖。通中外之隔閡。衷羣說於一是。剛柔互濟。策力兼用。提倡風氣。賢才並興。定傾濟變。決於須臾矣。

援越南議中 癸未

或問兩國有事先論強弱以法戰艦之衆士卒之練火器之精迥非中國所能敵且法人謀取越南處心積慮已十餘年今中國以兵援越無乃挑強敵之釁乎謹應之曰自古勝負之機曰理曰情曰勢越爲中國屬邦朝貢之例載在會典中國累次出師保護越南勦平黃崇英李揚才陸之平等地球諸國皆知之去冬寶海奉其國命備文申明法國無侵佔北圻土地之意亦無貶削越王治權之謀迨外部易人忽爾中變是揆之常理而法當自愧也法之紳商廣布新聞紙謂外部不宜倡議

襲取東京各官聯名具稟謂民情不願開釁其外部至稱病不出其議院不肯多籌兵餉謂北圻可攻則攻否則決計調停各處電信及各口新聞紙皆言之鑿鑿是核以輿情而法已自餒也法國地居四戰船礮兵額雖多分防英奧俄德諸國其能遠調者不過十之一二然涉重洋四五萬里運兵之費一可當十況越境重山疊嶂如離紅江稍遠彼即不能逞志是衡以大勢而法將自絀也夫理情勢三者不順法人早自知之故並無與中國失和之意近聞中國勢將決裂乃調兵船東來以備不虞但撫事時鐵艦遊歷亦所常有即法使脫理古

素善恫喝近亦不復挾動兵之說若我因兵船稍形疑懼彼轉將肆其恫喝矣今當漠焉與之相忘固可保無事也然中國猶懼其有失也是故因法之兵船麕集越南口外將擊阻我軍與運軍火赴越者則令滇粵由陸路濟師以避之因法軍堅守東京南定未可助越進攻以援彼口實也則令我軍遥作聲威深溝高壘以待之猶懼法人欲罷不能也是故與之辯論以開其悟示之形勢以伐其謀請各國之公評以止其私執通商之利柄以啗其志法人或恥敗軍殞將則越人早致書西貢巡撫卑禮遜辭以謝之猶不能已或令越人稍出李維

業邺款以餌之。法人或戀東京南定。則彼早行文越南。謂並非利其土地。即當交還城池。宜令越人執原議以索之。又不可得。或姑許紅江開埠以易之。若既如是委曲求全。而法人猶來尋釁。是在我固可以無悔。何也。以我無啟釁之道也。以法人恃强不戰。我即盡捐越南以畀之。猶將啟釁於我也。以彼得越南。其勢益張。不如及今圖之。猶得理情勢三者之順也。爲今之計。宜速籌大宗的餉二百餘萬兩。如各省關撥解不能足數。可稍發戶部四成洋稅存款。與出使經費以附益之。分撥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並稍備接濟劉永福餉械之用。俾廣東

速整水師調集兵輪布紮廉瓊海口操巡粵越洋面廣
西并舊軍募足萬五六千人據守太原高平諒山宣光
北甯等省均宜入駐省城而北甯之軍尤須厚集其勢
雲南并舊軍募足萬人扼守保勝之大灘仍分兵赴山
西興化擇險紮營與貴佐炎劉永福兩軍相犄角務使
越人氣壯力完不遽折而入於法則法人勢難持久當
無不就我範圍者前者粵軍自北甯退紮安勇安勇乃
北甯屬縣距北甯三十餘里其意蓋恐法兵來攻如拒
戰則衅端自啟退讓則失地損威故稍居僻邑以便進
止不知北甯爲紅江以北數省障蔽糧貨所萃粵軍在

關外者轉糧皆在北甯北甯失則糧路斷我軍祇可全退入關矣如法人窺我怯弱但遣銳師數百襲取北甯則我現駐安勇之師亦斷不能不退且將舉關外數省棄之何如先據北甯示以堅守之形法人與劉永福等戰事方殷若我不與挑戰斷不肯來攻我軍致益一敵今宜於北甯城外掘斷來路多埋地雷營牆內外多挖地道以避大礮之轟擊法人雖來不足為患且法聞我守具既嚴斷不驟窺北甯北甯固則諒山太原高平數省皆固矣至於山西興化逼近江邊兵輪可直抵城下法人累毀黑旗兵累次不戰而退如以兩城委之劉永

福當可堅守無如永福兵數不多近聞滇軍出關者僅七百餘人勢孤力弱宜令大隊陸續速進專固劉永福後路俾永福得悉其精銳馳赴前敵如此則紅江上游法難深入既足扼商路咽喉滇粵兩軍分布江北已得越地三分之一但能穩守堅拒則越南雖微弱足以圖存法難遽得志於越不能不轉商於我即法欲饜志於通商亦不能不求成於我操縱進退之權惟中國主之此其措注得失在幾微間耳然則經營北圻烏可一日緩哉

援越南議下 癸未

輔積弱之邦糾散旅撼堅城抗方張之敵而不慄偉哉劉永福蓋豪傑之士也竊觀永福驅其徒衆進薄東京南定累挫法師殪其渠帥馳檄遠邇忠義鬱發其志可嘉其才足用中國誠宜及時調護俾不至於蹉跌庶永福常能助越禦法搘持危局而中國亦得用吾全力以制其後然則中國所亟宜措注者其術安在哉一曰密助餉械也蓋聞永福舊部約有二三千人今河內之戰其衆至一萬數千則大半越兵與團衆之烏合者而永福餉源僅恃保勝設卡抽釐兵事方起商旅裹足餉必

不繼設令數月之後糧盡衆散而法之新兵方到乘間進攻則永福危矣宜亟令滇粵諸帥稍分餉項運濟永福時其闕乏而資給之至西式槍礮藥彈永福僻在邊嶠艱於購致然器不利則不能命中致遠而勇者必怯強者必弱亦宜令滇粵各軍寬爲籌備稍選精品分給永福俾得掩所短以奮所長則法人亦不能獨恃其長矣一曰密授機宜也法師操練素精器械犀利今既因敗增兵必將力戰洩忿其兵輪復扼踞紅江互相援應若與戰於平地永福殆非其敵爲永福計者當固守上游以避其鋒彼地山徑叢雜林莽阻深加以天時溽暑

水寮方降法人必不敢冒險深入而永福則不時出沒伺間狙擊或設伏以誘之或乘夜以劫之或亟肆以疲之俾法人備多力分百端惶惑終當大爲所困又聞永福所得法俘殺戮陵虐甚爲法人所恨夫戰爭當務實事虐待俘囚於事無益而徒激敵怒使致死以求勝甚無謂也殺敵致果與優待敵俘相濟爲用如能禮而卹之既可爲異日議和之地而敵怒稍懈則我戰必克亦兵家之要著宜令滇粵邊將召劉永福至營密爲開導永福勇略有餘苦於不諳近來外洋情勢既告之當必豁然無所疑也此二說者皆宜速而不宜遲宜隱而不

宜顯若法人以暗助永福來相詰問則我固未嘗許法以必不助永福而助之又無實事可證法人固無如我何也或謂法人旣爲永福所創他日如議罷兵彼必欲得永福而甘心或盡驅黃黑旗黨不居紅江左右而始快將如之何應之曰西人之律凡欲殺人而爲人所殺者則被殺者勿恤而殺人者勿問以其情急於自救也永福救越南之急則於越爲忠臣法人欲滅永福而永福自救其急則於永福爲無罪且法無端破越東京殺其總督等官若皆追問前事法將何以處之法人如不欲和則已法人苟欲議和則稍習公法而識時宜者當

不復以爲言也。至紅江通商之後。處置永福。本爲最難。然亦當視法之勝負。與永福强弱以爲權衡。若法人未能遽克永福。永福亦不願離故地。而中國復欲借紅江通商以紓越難。似可仿去冬寶海之議而稍變之。由中國在保勝設關。征收洋稅。徧永福之衆爲數營。其餉項由關稅支發。夫永福爲護越而興兵。若法兵可退。越禍可解。永福亦復何求。儻通商以後。永福能戢其部衆。與洋人耦俱無猜。固不妨仍駐故地。萬一未能相安。亦不妨調守太原北甯高平諸省。俾稍離江岸。以弭釁端。要之永福常在北圻。衆情翕附。未始不可藉以隱讋洋人

也。然則中國之於永福。始終當以全力護之而已。

張振軒宮保云。三議處方於變症之後。表裏虛實洞中支蘭扶危定傾。別無勝算。所難者中外一心堅持定見耳。

上李伯相論西人傳教書 己巳

宮太保年伯中堂鈞座。春間接讀賜函。過蒙眷注。獎誨勤拳。頃聞黔蜀教民之案。洋人以未得所欲。嘖有煩言。復駛兵船溯江西上。冀遂其虛聲恫喝之謀。遽聽傳聞。敢陳瞽說。曩者洋人不靖。因我粵寇之難。抵巇搗虛。震驚京師。當是時。洋人以全力爭傳教。傳教不行。則約不成。約不成。則兵不退。與時變通。以釋近患。非得已也。勢也。和議既成。驟難無故而變約。且邇年內寇未盡除。海防未盡修。故含詬捐忿。彌縫瑕釁。非得已也。亦勢也。勢之所在。明者知不可違。則姑從容靜鎮以徐為之圖。而

不必斥言其害然而十數年來布於海內其法於各州郡先立教堂招誘愚民濟之財而餌之以藥其人輒變天性背人倫惟傳教之師是從其始也一二至愚極貧之民歆其微利而趨之耳既而羣不逞之徒倚爲藏身之窟肆其姦頑有司不敢致詰其賢者勉而致詰勤須關白教主教主惟其徒是庇而又何理之得伸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虐而無所訴一入教則恣睢而莫之能治於是相隨入教而不辭甚者剖家財之太半輸之教主無難色是其始誘民趨之繼且迫乎民而附之矣其始民趨洋人之利繼且傾所有而納洋人矣浸淫蔓

延日久，銷熾其閒，強直守正不惑之民，恃氣積憤，與之抗，而虛憍樂禍者，亦或藉以生事，於是教堂之設，閉境堅拒者有之，率衆攻毀者有之，仇殺教民，兼及教士者有之，一夫攘臂，羣口讙呶，官不能禁，斯時欲右民而抑教，則洋人持約而責其後，恐因此召兵而誤大局，且啟內民玩法之漸，其或扶教而懲民，則民誰不氣沮心懾，以從洋人之教，是敺吾民以歸敵也，中外牽率，進退交窒，則不得不調停客主之閒，爲之治其獄，償其室，委曲經營，煩擾費財，僅乃無事，事未畢而各省攻教之獄，復紛然起矣，中國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

幸也何也以民之未盡變於夷也竊恐數十年後耳目濡染漸不之怪則附之者日益多彼洋人斂中國之財啗中國之民即率中國之民敵中國之變膠固盤結據我堂奧瞷瑕伺會猋迅雲合以起而洋人糾羣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能爲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闢疆圉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議者或曰吾自修吾政敎而正吾民心則彼敎當不振以去此誠探本之論矣然譬諸治疾或治其本或治其標標不治有旋傷其本者矣昔者堯舜之世民心無不正而風俗至純美也然使有執左道挾幻術以蠱其民者則堯舜必執而戮之夫堯

舜不特其風俗之純美而謂民之無可蠱也苟有一人之蠱於教則堯舜不能保天下民之不受其蠱而足以傷純美之教化夫是故不得不以刑法佐教化之窮今天下人心遠不逮堯舜之世而異教之蠱吾民與入教之民之撓吾政者非特於法不能禁又當從而保護之勢將盡化天下爲姦民而莨民無以自立本之不治孰甚於此邪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尼洋人之傳教則變速而禍小徇之畏之則變遲而禍大與其坐而待莫大之變何如先事而制其小變且洋人之心雖我徇之畏之固未嘗不思變也抑又聞之日本朝鮮諸國嘗禁

傳敎而甚洋人矣。洋人悉銳壓其境而不能鏊也。豈中國之人才兵力不如諸小國哉。然所以許其傳敎者。則以向之屢困於洋人也。夫向之屢困於洋人。非中國人才兵力之不逮。其弊由於不審敵情。而和戰無定議。承平久而人不知兵。厥後賢才勃興。兵威至盛。雖堅拒洋人之傳敎不難。然悉力以角內寇。而未暇與洋人校也。故彼得縱橫肆侮以至今日。今內寇將略平矣。誠令豫講戰守。廣儲人才。察諸國之可與者。厚約結之以攜其交而披其黨。一旦有事。則閉關絕市。扼其牟利之源。然後確持定謀。據險逆擊。未覩洋人之必得志也。夫苟操

是數者則洋人雖欲爲變固不足爲中國病且適以自速其病夫苟操是數者則洋人一有桀謷暴其罪狀而擊之可也否則重與之議約許其通商而罷其傳敎可也否則嚴立條約俾吾有司得致法于敎民可也不然則坐受其困矣伏惟中堂規畫六合弛張不測淵深閎廓之謨想已早定於胸中非鄙儒所敢擬議客冬金陵侍坐竊聞談及洋人事英氣偉辯感發愚衷至今耿耿故因覩洋人之縱恣而敢縱論及之惟希亮察不宣福成謹上

季懷弟云洋人傳敎是中國一大變局將來爲害何

所厎止其不可不及早禁阻已無疑義文止將傳教之禍與當禁之故暢切言之雖未能速見施行後必有用其言者至其意議層出泉湧濤驅格高氣邁當在昌黎眉山之間

李眉生云此集中最精詣之文

此余十六年前所作蓋專論理不論勢者理勝則言之短長高下皆宜而文自不可磨滅故錄存之自識

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 己卯

宮太傅中堂鈞座。頃見總理衙門來書。將以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添購快船蚊船。分駐大連灣南關兩處。由南北洋各派監司大員。與赫德所選洋將會同督操。詳繹總理衙門之意。豈不以中國創辦水師。久無成效。而倭人發難。擅廢琉球。外侮日迫。亟圖借才異國。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然竊見其患。未見其益也。夫赫德之為人。陰鷙而專利。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既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為總海

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尙且畫分界域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筦其政彼將朝建一議嚮陳一策以眩總理衙門既藉總理衙門之權牽制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制總理衙門南北洋不能難也總理衙門不敢違也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或謂赫德以治兵爲榮非以攬權爲事卽以權論亦不過十餘號礮船耳夫奚足爲重輕噫何言之易也中國創辦海防以全力經營者原祇此十餘號礮船乃舉以畀之赫德彼得是爲嚆矢漸

拓規模中外魁柄潛移於不覺此履霜堅冰之漸不可不慎也或又謂借才異國古有明效何獨於赫德而慮之不知赫德長於理財本不以知兵名中國初振武備所倚惟一赫德恐爲東西洋各國所竊笑如欲延攬洋將以供任使宜致書出使大臣訪求專門名家而又能受南北洋調遣者酌量訂募庶免太阿倒持之患其獲效亦必勝用赫德遠甚福成昨讀中堂復總理衙門一書未嘗無長慮卻顧之意特以既有成議不欲顯與立異耳竊謂中堂自任以天下之重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剴切言之總理衙門亦斷無不從之理與其使赫德

掣肘於異日。而釀無窮之患。不如使赫德觖望於一時。而褫固有之權。此中得失。不待智者而決也。又繹中堂核定赫德所擬章程。凡海防司所領糧餉軍火。應先移文監司大員。由監司大員轉稟南北洋大臣給發。似稍足限制其權矣。然其定章又謂用人支餉造械諸事。惟赫德一人主之。雖南北洋不得侵越。則所云核轉一節。實無予奪增減之權。不過奉行赫德文書而已。事權倒置。孰甚於此。若謂總理衙門已與定議。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遙制。須令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其總稅務司一職。則別舉人代之。赫德貪戀利權。必不肯舍

此而就彼也則其議不罷而罷矣且蚊船徒能株守一口快船僅備兩號聲勢亦孤赫德所謂海防本不過敷衍之局今欲聲威雄壯戰守咸宜非購鐵甲船不可從前南北洋謀創水師所以久無成功者良由中外視為緩圖餉不裕而權不壹也今若以畀赫德之權畀南北洋供赫德之餉供南北洋添製船械廣羅將材精心訓練提倡風氣將何功之不可成是在中堂力任之與總理衙門密商之而已福成因斯事利害較鉅輒敢攄其千慮一得之愚惟恕其狂瞽而財擇焉大局幸甚六月二十三日福成謹上

伯相既得是書。躊躇旬日。始撮舉書中要語。函達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以專司練兵開去總稅務司一缺之說告赫德。赫德果不願行。遂罷此議。己卯八月識

上張尚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壬午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幾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强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略，秋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上馨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

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偕到。或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於此時飆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椗。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湄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

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既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啟釁之罪檄召李昰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一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

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善之善者也若李昰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昰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及親族彼懾於兵威不敢

不出。出則選精卒衛送兵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昰應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截要路。稍以精卒躡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昰應束身歸罪。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揆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

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闔城官民示以爲彼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郎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內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強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刼奪之慮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

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既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注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禍成所鰓鰓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馨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

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遂以兵船入其國都。或翦除亂黨而并廢其王。或與李是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是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翦除亂黨而并廢王也。日本必立其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吞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中國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論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

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送是應於東京也日本必張大其辭夸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削平內難必待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諼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

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著爲先著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倘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溫語撫綏倭人許以亂平之後諸事可代爲淸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旣踞上游則百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豫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福成謹上

光緒八年夏六月初九日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倭使花房義質奔還其國十七日日本議遣尚書井上馨督兵船駛往朝鮮制府張公接閱電信謀之幕僚欲函請總理衙門奏明請 旨發兵往援余謂輾轉籌商往反之間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鮮彼且虜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機得失間不容髮請發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輪卽日東駛仍函商總理衙門續發陸軍前往制府頗以爲然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帶超勇等三艘以二十五日起椗又豫調南洋及招商局輪船以備運送陸兵於是丁

汝昌等以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鮮之仁川口而倭軍亦於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僅遲半日耳見我兵船已先在爲之奪氣遂不敢動倭官與丁軍門等以禮相見二十八日日本續到三艘共水陸兵一千數百名花房義質以兵五百人駐王京與朝鮮議約開列多款百端要挾適總理衙門亦奏明派提督吳公長慶率淮軍六營繼往余遂於二十九日上是書制府韙之寄致軍前酌度遵辦我軍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鮮之南陽府吳軍門接到此議閱之大喜與丁提督馬道密商意見相同決計遵行是時倭使與朝鮮大

員連日會議相持未決頗肆咆哮朝鮮偵知我大軍將到·指之益堅·倭使於初十日·挈其衆悻悻出王京·示將決裂也·馬道馳詣倭船·告以同心討亂之意·而吳軍門遽於十二日·親率大軍疾馳至王京駐營·倭使不虞我軍之猝入也·又自覺兵少而勢孤也·深悔出京之失計·然已無可奈何·遂與朝鮮成約尋盟而退·惟李昰應尙盤踞王宮·亂黨數千·日夜營造兵器·內外勾結·禍且不測·吳丁馬三君密定機宜·十七日巳刻·其入王京·往拜李昰應·以禮周旋·申刻昰應來營答拜·與之筆談·延至日暮·以計遣其從者·丁汝昌

親率小隊以肩輿擁李昰應就道冒雨夜馳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陽海口郎上登瀛洲兵輪鼓輪疾駛解送天津吳軍門親督所部街攻亂黨盡殲其渠朝鮮之亂乃定壬午八月識

此事樞紐全在赴機迅捷時則余友黎君蒓齋爲出使大臣駐日本偵得確音急遞密電制府得與僚吏熟籌豫爲之備罔誤機宜余於是役頗盛稱蒓齋爲首功惜乎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筆爲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識

答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

幼樵先生中丞閣下。昨奉惠書。敬聆一一。法易政府。竇海撤回滬上。已得電信。此事竟不出去冬揣議第三條所慮之中。蓋法人決計吞越。而仍藉辭欲踐甲戌舊約。固由新易政府。然核計法廷定議濟師。已在滇軍撤退之後。滇軍之退。尚在寶海來議之先。洋人電報。數萬里外。瞬息相通。彼既窺吾隱情。自無不圖進取之理。當寶海來議之初。未始非秉其政府之意。迨知吾志不在遠略。則悔其從前之失計。遂并寶海撤之以爲翻改前議地。洋人辦事之狡猾。往往如此。似尚不在政府之易與

不易也今籌所以應之之方則較之往年更爲棘手往者以勦辦土匪爲名隱作疑兵彼尙莫測吾計所在今此意已早爲所窺若再進兵其勢必至開釁夫以疲薾積弱萬不可扶之越南向又不甚歸心中國而中國至殫全力以殉之固爲非計然使坐視越南之滅逡巡而不爲之計且不自爲計今歲越亡而明年滇粵告警矣又事之至可憂者也竊嘗於萬難設法之中勉籌應敵大抵不外三策今者法人之告我曰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欲責越南踐甲戌舊約耳夫越南本屬中國而私與法盟有擅許法人通商滇境之約彼又始終未告中

國也為今之計莫如仍令滇粵諸軍分紮北圻諸省作欲進趨東京之勢且告法人曰中國欲討越南擅立私約之罪耳非與法為難也其於越南則明責其罪而陰示以保護之意分導越官歷聘英德諸國以布疑陣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法雖濟師不過千人以外而中國勁旅一萬數千彼且勢孤氣餒號令不能行於北圻諸省終無以遂其吞併之謀與通商之志久之必仍遣使設辭轉圜然後見風收帆相機應付或仍與寶海所議無甚懸殊而後止此上策也滇粵各軍分守富良江以北各省聯絡民團收用劉永福等以張聲勢仍明告法

人以滇境通商非中法條約所有斷不能允萬一越南爲法所滅中國即畫江而守猶得拔越地三分之一而法人戀於滇境之通商必仍與中國講解而後罷此中策也斂兵入關聊固吾圉雖云嚴申儆備徒示怯弱而已雖以餉械稍資劉永福無異掩耳盜鈴而已究之越南終爲所滅永福終爲所併而滇粵邊境亦日以多事此下策也以上三策行之雖稍判難易而後效則顯然易明若用上中二策則爲之將帥者須審於剛柔緩急之機其申明紀律奮揚威聲宜仿虞詡增竈之謀其堅守不戰應變識時宜仿司馬仲達受巾之智此中籌度

殆非易易也往者伊犁之役中國調兵設防決計翻案而俄約未受大損琉球割島分隸一事幾爲日本所紿迨中外合力設法轉移而利益均霑一條不至爲倭人所倖得自有此兩舉而中國之經理洋務大有轉機越南安危視乎中國措注之得失實爲中外交涉一大關鍵然得失愈巨措注愈難今欲與強敵相持挽回全局則所以伐交伐謀而善其後者固有無窮曲折其一切機宜尚非筆墨所能罄也初春尚寒惟爲道自愛不宣

福成頓首

上閻尚書書 癸未

年伯大人鈞座秋間接奉賜書憂世之心溢於言表伏維起居曼福儀型百寮抃祝無量承示戸部歲費支絀勢實岌岌竊嘗深惟其故固由外患漸逼種種費用日益浩繁而漏卮之最大者則在於養兵漢唐以前臨事調發無事歸農尚少養兵之費故其時國計常裕自府兵廢而兵農始分數十百萬之衆坐而待食故宋明以後國用恆絀甚至括財加賦而事益不可爲

本朝經制之兵旗綠各營歲餉用銀約二千萬兩幾去歲入之半然綠營之不可用乾隆以來

聖訓蓋屢及之厥後楚淮諸軍剿滅內寇皆以勇營著績近雖節次裁汰留防之勇尚需歲餉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加倍矣邇者西洋種族紛至沓來恃其船堅礮利日肆侵侮中國欲圖自强於是不得不修礮臺購火器不得不設船政與機器局不得不練水師造鐵甲船不得不遣使分駐各國以結外援而詗敵情綜計歲費亦不下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勇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又加倍矣夫漢唐以前所無之費宋明以來有其一而已足以自困宋明以來所有一倍之費今則化為三而尚未知底止此固管蕭所不能

謀陶猗所不能支者也且今之釐金洋稅合計歲入三千萬兩以外實爲昔年所無幸稍補苴闕乏然無事時所出仍浮於所入有事更無論矣誠以此時適遭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東西洋各國方日務製器通商開礦其嗜財如性命用財如泥沙及至用兵雖糜餉數千萬億而不惜中國綢繆武備斷不能如各國之耗費然爲事機所迫竟有欲罷不能之勢今於三大宗之中如去綠營則數百年舊制似難驟改如去勇營則所留實多百戰之餘今皆分扼要隘彈壓土寇撤之則更虞單弱各省所稱無可裁減似非盡虛辭搪覆也至於捍禦外

侮則築礮臺練水師治火器最為當務之急所費尤難減省然則今之時勢誠如鈞諭所云萬分無計者矣顧福成於窮極思變之時審度事理必不得已或者裁減綠營乎昔胡文忠公有言凡染官場與綠營習氣者文武二途萬無可用只宜屏棄蓋以二百餘年之流弊積重難返雖欲整理而無由也夫勇營固不能無窳弱之弊然或易一將而壁壘更新或募一旅而旌旗變色非若綠營之不能振作綠營既決然無用則是空養游惰六十萬人坐耗歲餉二千萬兩將何以堪為今之計惟有淘汰綠營而於勇營及海防諸務亦仍精心綜覈綜

覈之法．祇可覘督撫爲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撫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照行可也．督撫有如英西林文質夫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痛駁可也．至各省綠營．近來發餉有行八九成者．有六七成者．雖尙未能盡裁．若再普減兵額二成．每歲可省餉三百萬兩．普減三成．每歲可省餉四百數十萬兩．以十年計之．則四千餘萬矣．得此一項撙節．尙可稍紓財力．若謂經制之兵．減之恐釁不虞．則前哲所論．與時勢所趨．確有明證．專賴有大識大力．卓然不惑於流俗者．起而變通之．庶以匡維全局．今又適值鈞座兼掌兵部．此固難得之機也．或

又謂緣營過單則護餉解犯捕盜諸差恐難應手不知僅減二三成於諸差尚可無誤且有勇營駐紮之處不妨責令分任其勞其汰之之法但令各省於營兵之老死者緣事革退者勿復募補則兩三年內必可減去三成矣營兵既減營中將弁舊額亦須酌裁以昭覈實或稍撥補勇營與海防諸營之缺至於添練輪船水師之處其原設艇船水師亦少實用可漸裁也夫沿海各省原設水師承平時久多廢弛或專恃洋煙妓博各種規費以餬口或船已朽爛無存將弁尚按期支領修船造船經費視為本署入款此等有名無實之費似宜設法

查驗大加裁減務稍撥補輪船水師之餉他若長江內河各舢板水師爲扼守江河汊港之用曩歲肅清江面深得其力此則當仍舊貫者也因欽諭殷殷垂詢輒敢發其狂瞽之論未知可備采擇否冬深驟寒惟爲道爲民珍重不宣十一月二十七日福成謹上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丙子

孝廉足下。頃接惠函。就諗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祗增慚恧。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闢之。崇論閎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闢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爭鬭。聖人者出。於是有

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即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數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洞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尚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賢糟粕而夫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

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為一家。蓋中國人民之眾，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既為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為遠識，至論其效，即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留心世務，故略抒一二，復須元祺，不具。某頓首。

伯相評云：精鑿不磨之作。

贈陳主事序　王中

天地之變遷出而不窮者也。有大智者燭幽闡微。與時推移。以御厥變。則天下被其休。否則瞢無適從。傚傚焉執故常之見。以與世變相遌。而變乃環起而不可止。自有天地以來。淸淑純靈之氣之所鬱積。神聖君師之所經營而垂法。恆在中國。其外去中國益遠。則紀載有所不及詳焉。莊生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夫聖人之智。豈不能閎覽而遐矚哉。蓋其時舟車有所不通。重譯有所不達。孛而荒邈隔絕。不必鑿空騁奇。俾外人抵隙以入。譬之人理其一心而

百體順從，不令自應。中國者，天地之心也。變之未至，聖人所能防也。然而天下之生民已久，機巧日以繁，而風氣日以闢，勢之所至，變且隨之。

國家德威遠暨，北窮大漠，西跨葱嶺，凡昔苗蠻貉羯羌回之族能爲中國憂者，皆囊括而籠使之，邊圉之益斥，已大變於古矣。近者泰西諸國，競智爭雄，器數之學，日新月異，其權至能制御水火、驅駕風電，恃其猋銳，逞數萬里，瞯我中國。中國震於所不習，罔知所措，其始僉議驅攘，地廣師疲，輒爲所乘，得勢益逞，徵求無厭。中國欲力與之軋，則羣敵聯盟，協以謀我；欲嚴與之絕，則備多

力分難以持久於是議立約章歲益加增瀕海之衝設關互市通都下邑廣傳彼教時則華戎錯沓動生釁尤浸尋蔓延厥憂未艾而彼諸國方乘時逐利牽萃以至浩乎如大江洪河之東注於海終古不可復分此殆天地自然之勢雖天地不能自爲主也變之驟至聖人所不能防也雖然中國之變已亟矣爲政者將謀善其後則不可無御變之道今之士大夫習聞春秋攘夷之說頗疑海外絶域非儒者所宜道其尤者深矉太息以謂中外交接之事宜一埽刮絶去援引古昔用相訾謷夫疾疢之在身暴客之伺睨而入室人孰不惆焉惡之哉

惡之益篤則不能不備藥石戒守備以斷所以自全者今諱疾而遷忌於醫甚寇而不知所以禦之吾恐變患之無窮期也夫變已深而抗之過激以僨事者躁也坐視而不豫爲之謀者玩也欲求御變之道而不務知彼知已者瞀也方今海外諸國力與中國競者曰英曰法曰美曰俄曰德其他往來海上無慮數十國中國之情狀彼盡知之矣而其機械之精輪艦之捷又大非中國所能敵中國所長則在秉禮守義三綱五常犂然罔斁葢諸國之不逮亦遠焉爲今之計莫若勤修政教而輔之以自強之術其要在奪彼所長益吾之短并審彼所

短用吾之長中國之變庶幾稍有瘳乎同治十一年春相國毅勇侯曾公肅毅伯李公奏遣刑部主事陳先生蘭彬荔秋率童子若干人出赴亞墨利加究習西學期以十九年來旋先生年已逾艾毅然無難色蓋先生兼文武才而識閎氣沉欲為中國建無窮之業其素志也他日勉諸童子卒業而歸以傳中國并識諸國形勢風俗性情之所宜而知所以御之縱收效不於其躬後之人必有享其成者抑予更有言者先生所攜皆童子童子志識未定去中國禮義之鄉遠適海外饕利朋淫腥羶之地歲月漸漬將與俱化歸而挾其所有以誇耀中

國則弊博而用撥為之傳者其必有逆睹其弊而善為防閑者邪然則先生此行務畢究洋人之所長更善察洋人之所短可也予與先生相知也久於其行不能無言以贈故敘其臆見如此而於遠行惜別之情則從略焉知先生不以此為苦也

送王協亭西征序 王申

回教興於西域逾千二百年流博而勢益殭其說澶漫僻窳其人卒外柔內驁堰眦觸迕必報乃已雖天性之傲很亦其教如此也自唐之世回人稍稍東徙散入州郡宗其遺教不變[illegible]者

國家以全盛之力戡定西域凡回部之隸中國者什有三四而種族來者滋益多於是自潼關以西訖於河湟之境北並塞垣抵玉門南踰劍閣跨滇池之南皆回人之所錯居與齊民齒習尚既殊客主違言積釁搯疑以相忮佷官不能理則惟其競者是右訟獄滋豐譌言朋

興。尋仇不已。相訌益劇。雲南先變。而秦隴繼之。彼回人者。哀嘯羣醜。奮兵四起。猋迅雲驟。不可復制。其屠燒攻剽之餘。殆與粵寇相和應。今粵寇已夷。而回人叛者疊被芟刈。其氛亦漸蹶矣。創痍逋逃。不患禦之不勝。其餘衆畏威悔禍。必且相率就撫。撫之而其敎不能驟變。則其心仍與吾民貳。吾民追思前忿。其侵之也必加厲。往復相激。則變故復生。此必至之勢也。竊意當此之時。宜乘兵威鋤其桀猾尤無良者。而貰其馴弱者。與之更始。剗去畦畛。選擇賢吏。誘令革其舊俗。浸淫漸摩。歲月益冀。庶回人漸化其傲很之性。而去其尋仇之習。自茲以

往患其少休爲是說者其效雖若迂遠而難蘄然值此廓清之會設謀張法宜可乘時更新稍一不慎則不免釀憂而爲他日悔湖南王君鎭塘協亭佐侯相曾公幕府六七年一旦奮然長征將赴隴右參京卿劉公軍事劉公之軍皆百戰勁卒威聲震海內其成功可坐而必軍謀變化予不能以遙揣至若事後綏馭之宜雖聖人有不能易予故持是與協亭別俾以貢於當事諸公而加意焉且試質諸協亭其果以爲然乎否也協亭侯相甥也往當粵寇之難其同邑雄駿魁閎之士皆由布衣致大用茲者攄其所蓄與其鄉所飫聞於舅氏者以夷

嬉而拯厄。功名之大顯。可計日待也。協亭勉之哉。予又聞玉門以西西域之地。回人不靖。州城往往陷沒。他日隴右耆定。

朝廷必命移兵討之。協亭儻以其時膺閫外之寄。參予說而施之。或亦綏輯之一助也。然回人堅忍尚詐。多反覆。進止機宜。不可不審。予贈子止於此矣。無錫薛福成序。